

雁郊原乡

上滩月份

陆亚利

老家鱼塘多,大集体年代,过年的饭桌必有一碗油煎腊刁子鱼。焦香的腊鱼撒上干辣椒粉,辣香扑鼻,虽不是什么大菜,却最宜下酒咽饭。年节里,小孩子大肉大鱼吃腻了嘴,偶尔夹取腊刁子鱼换口味,大都刻意钳掉带苦味的鱼头。即便当着客人的面不好意思,吃的时候也会偷偷夹取鱼头,扔给桌子底下的猫狗。新年新岁,做爹娘的不会当面呵斥,示范性地夹上鱼头,说:“咯鱼脑壳烂枯又喷香,点点苦味怕吗咯呀。等到上滩月份,吗东西都有得吃,想咯个味都想不到!”

第一次听说上滩月份,大概就是在过年的饭桌边。后来知道,开春后到新谷进仓这一段时间,余粮告罄,新米未出,瓜菜不济,青黄不接,半数农家闹春荒,日子过得如逆水拉纤上滩,有些艰难。

最难上的滩,当然要数谷仓放空米缸见底。正月长二月短,三四月度如年。时过端午,人口多劳力少的老超支户,口粮吃完,从队上借支的度荒粮,也剩下不到一担谷。挑到大队碾米厂,叮嘱师傅调松刀片,碾出超常的八出米,拢共也不到一百斤。一算计,除了掺和已经有些浆糜味的红薯,一餐也要两筒米,一日两餐,勉强够吃一个月。最早阴历六月中旬,开镰杀早禾,碾米尝新,铁定缺粮一个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时节,缺粮人家的主妇,便要硬着头皮四处借米下锅。

上屋场开元一家七口,三个半劳力,四个书包,年年超支。米缸见底次日,唐嫂端着大撮箕,头上搭着挡柴火灰的头帕,来到下屋场借米。春嫂家老少十口,六个半劳力,三个书包,加之个个勤快,口粮有余,年年进钱。唐嫂一脸无奈,靠在春嫂家的门柱子上,朝屋里喊:“老嫂子呢,明日屋里有饭恰(吃)哒,咯硬是有办法,劳烦你借两升米得我,禾禾分新谷就碾得你。”

春嫂应声出来,虽是尴尬地笑了,却也爽快:“要得塞,我屋黄桶里米也不多哒,有去碾,你先量十筒去恰啰。”

揭开床档头边的黄桶,春嫂讲客气,堆紧筒子量米,筒口的米似小面包一般隆起。唐嫂遵守借底还高、好借好还的老规矩,急忙把米掬平。“沙-沙-沙”,十筒米刚好填满大撮箕。唐嫂端起沉甸甸的撮箕,笑盈盈地跨过门槛,边走边不停地回头说:“春嫂呢,劳烦你哦,劳烦你哦!”

过了正月和二月,冬令蔬菜渐渐抽蕻开花,夏季瓜菜才刚育苗,菜蔬上滩。仔猪入栏,鸡仔出窝,鱼儿打籽,过年的腥荤腊菜所剩无几,八仙桌上的菜碗日渐减少,咸菜当栋梁唱主角,餐餐摆上剁辣椒、腊八豆、豆腐乳“老三样”。多日不沾腥,肚肠油水刮净,口苦舌燥,嘴角上火打上红印。间或拾掇地皮菇炒酸水辣椒,换个鲜辣酸爽口味,毕竟没有油水,激惹得肠胃愈加发荒,心捏捏地想着大肉大鱼的腻香。

年前,小孩子炒剩饭上早学,为着炒得散、不粘锅,搁一点猪油润一润锅底。年后,家里老母鸡所剩无几,为数不多的鸡蛋,聚拢在上锁的跔柜里,等着上街售卖,应付家里日常开销。有时忍不住野胡葱的诱惑,扯些回来炒两个鸡蛋,一餐便可以安抚肠胃好些天。进入上滩月份,油盐罐见底,主妇特意锁上碗柜,防着小孩子“挥霍”猪油。不放油,斟点水,干炒的饭结成锅巴碎片,吃起来如同嚼食沙砾。记得有一次,娘出早工去了,忘记锁上碗柜。我偷偷从油盐坛子挑一坨猪油,溶在锅里炒饭,又在出锅前淋上酱油。一不小心倒多了,炒出的饭尽管乌黑难看,但油腻酱香,吃得有滋有味。

我放学回家,娘枯起眉毛问:“你晓得享受啊!油坛子里咯猪油少了一大坨,是不是今早上挖猪油炒饭哒?”

我自知理亏,红着脸怯怯地答道:“是咯,好久冇恰猪油哒,肚子里塞哒糠头样,我挑哒一点点子。”

“我晓得是你嘴巴好恰啰!一点点子?起码有小半调羹,炒得两碗菜!上回你爷老子卖干鱼仔,称两斤板油,就剩两三调羹哒。你恰得神欢神乐,咯明日来人来客,炒红锅菜啊?”娘一脸严肃地责问。

“是只一点点子,才炒半中碗饭!”我理直气壮地申辩。

娘转而好言安慰:“咯上滩月份,是有吗东西恰得,菜有油水,肚子里头荒,哪个屋里都差不多。屋里有恰咯,我总不得亏待你,莫背哒大人咯眼,做起个偷张摸页咯事。过段时间,新鸡婆生蛋哒,天天早上猪油蛋炒饭都要得。”

见娘的脸色阴天转晴,我心里坦然起来。要知道,上滩时节,酱油炒饭也是一种奢侈,我暗自庆幸娘没有发现放酱油的事。

那时,队上征购任务重,油菜籽多数上交国家,各家自留地打下的菜油不够吃。农民没有平价计划粮油,“黑市”粮油贵,少有人买得起,吃油能省就省。茶油不敢奢望,大部分人家都要买些棉籽油。棉籽油吃起来有些苦涩味,价钱便宜。记得每年年关,家里都舍不得用菜籽油,大都用棉籽油炸制过年的豆腐、酥鱼、锅烧丸、黄雀肉。开锅的棉籽油,会浮起一层很厚的泡沫,需要几次烧老,用捞箕捞去,才能投料入锅开炸。棉籽油炸货乌黑,色头虽不雅,却油香浓郁,引诱我们小孩子,大年三十晚上痴痴地守在灶头边,等候第一锅油豆腐。

特别困难的人家,连棉籽油也买不起,上滩月份要吃一段“红锅菜”。干烧到锅底渐渐发红,迟熟的莴笋、胡萝卜、芥菜、甜菜,应季的雪豆、蚕豆,直接下锅,中途加点水,防着烧糊。“红锅菜”里见不到半点油星,青涩粗粝得难以下咽。放点剁辣椒、腊八豆,增添辣味酱香,稍许改善一些口感。若是家里鸡鸭得了瘟病,眼看撑持不住,几经犹豫,趁着还是活物,操刀宰杀。炒鸡时多喷些湖之酒,味道鲜甜。吃一餐炒鸡,暂别“红锅菜”,算是打上一次大牙祭。

几个月的清淡饮食,我们小孩子有些熬不住,期间会学着大人,下町捞鱼摸虾,捉泥鳅,盘黄鳝,想改善一下生活。收获多了,父母们反倒舍不得吃,提到集市上去卖,换个油盐钱,也为我们积攒下学期的学费。

我嘴馋又任性,总爱闹着割肉称鱼打牙祭。家里买上一两斤猪头肉,爹娘忍着尝一口,让我过足瘾。爹扒着干饭夹着素菜,边吃边翻古:“你们咯一班人倒还享福嘞,有饭吃有衣穿。国民党手里头,你爷爷有得田,作佃户,当老师傅(长工),我们哪恰哒几餐饱饭哦,上滩月份都是喝斋汤。”

“那是解放前,贫下中农当然冇饭恰噻。”我似懂非懂地说。

爹笑一笑,说:“解放后,发‘五风’过苦日子,一天三两米,饿得叽咕叫,满山满町挖野菜,槐树叶子都勒光。个个瘦得皮包骨,隔壁三爹得水肿病死了。后来上面发糠粃、豆饼救急,好多人恰得肚子胀,屙屎不出,不造孽啊?中国十亿人,现在有饭恰就不错哒,人在福中要知福,莫咯山望着那山高!”

“发哪‘五风’啰?听老师说,三年自然灾害加上苏修逼债,才冇得饭恰。现在搞四个现代化了,一九八零年实现农业机械化,将来既要恰饱又要恰好嘞!”我极力争辩。

爹用希冀的目光望着我,不再唠叨。他可能没有料想到,三十年后,人们淡忘了上滩月份,忘却了水肿病,农民得富贵病的也多了起来。



那些鞋子那些脚

黄梅香

有人说,婚姻就像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这句话每每用来告诫婚姻当中的人们不要过于忍耐,一双不合脚的鞋子,扔了就好,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感情,更容易获得幸福。

最近,有个大哥哥去世了,我陪在嫂子身边。嫂子非常痛苦,她泪如雨下,絮絮叨叨,给我讲述了生活当中的许多往事。

那一年,两人刚刚结婚,异常恩爱。嫂子失手打破了一个水晶杯,看着昂贵的杯子碎了一地,心如刀割。哥哥连忙跑过去,捧起妻子的手,左看右看,不停地亲吻:“宝贝,伤了哪里了?刺破手没有?东西不要紧,人是最宝贵的。伤到你了,我会心痛死去。”嫂子在他的抚摸下,感觉自己无比幸福,那份深切的内疚,在他温暖的呵护下,飞得无影无踪。那一刻,嫂子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所谓“只羡鸳鸯不羡仙”,大抵就是如此吧。

那一年,丈夫在外地出差,老公公生病住院,女儿高烧不退。嫂子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女儿,两头忙不过来,就没有来得及去看望生病的公公。哥哥回到家里,把嫂子一顿大骂:“你这个没良心的女人,一点也不孝顺,难道你自己将来不会老吗?”嫂子当时正在厨房洗碗,一瞬间全身冰凉,不停颤抖,恨不得一个炸弹将眼前的一切炸得粉碎。那个时候,她宁愿自己从来没有嫁人,从来没为这个男人生儿育女。

我和小敏从小一起长大,彼此会分享生命中很多细节。她嫁给了邻家帅气的哥哥,日子风生水起,过得绚丽华美。邻家哥哥是一家公司的物资采购员,有点小权力。大概是小敏三十八岁那年吧,邻家哥哥在外认识了一个做服务行业的小妹妹,暧昧演变成出轨。小敏一哭二闹三上吊,到底也没有离婚,磕磕绊绊地继续着苦闷的生活。几年之后,邻家哥哥出事了。因为要为那小姑娘支付奢华的消费,他贪污公款,索要贿赂,证据确凿,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大家都以为小敏可以一血前耻、痛快离婚时,小敏选择了不离不弃,守候着家人与亲情,等待丈夫出狱归来。五年之后,邻家哥哥出来了,没了工作,也没有了那些因工作之便带来的一切。他帮着小敏经营一家小小的饰品店,日子变得风平浪静。

跟我说起这一切的时候,小敏很平静,她说:“最初肯定是有恨的,可是当生死攸关的大难来临,你会觉得他是你自己,你不会抛下他的。并且,很奇怪,他出轨的时候,我担心别人的眼光,怕被人笑话,真的看到他被手铐铐着带走了,内心什么都不怕了。世界顿时成了一片荒原,什么也没有了。”我看着小敏,知道她不需要安慰,更不需要同情,她经历了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生,同情、敬佩、嘲笑或讽刺,于她都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她的平静,来自于她的通透。我只是叙述她的经历,不敢有任何评价。因为对于每个人的婚姻,我都一直心存敬畏,它变化多端,神秘莫测,有时惊涛骇浪,有时波平如镜,有着外人无法领略的风情。

武志红说:“中国式的爱情,就是把对方像婴儿一样地照料,像神一样地崇拜。”古人云:“一家养女百家求。”估计在初沐爱河的时候,每个女人都是被男人呵护有加,温柔备至地对待吧。当初那颗少年心,纯真而细腻,甜言蜜语犹如源源不断的泉水,取之不竭,饮之不尽。婚后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两家老人,两边亲戚,过年过节,礼尚往来,琐琐碎屑的尘埃遍布时光里,彼此都有些身心疲惫。可是,不要紧,还是会有温存温柔温暖温和在空气里蔓延过来,偶尔包裹我们的全身。比如一次激烈争吵过后的重归于好,一回电影院里的志同道合,一场久别重逢的激情澎湃。男男女女都有疲倦的审美,也都有退行在婴儿状态的懒怠。

婚姻是像鞋子,但真的不会只是某一双鞋子。它是你生命中经历过的所有鞋子的总和,有时候舒适,能伴你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有时候生硬,不让你伤痕累累五内俱焚决不罢休;有时候美观,让你容颜不老青春永驻;有时候丑陋,逼你直视人性最黑暗最恶劣的犄角旮旯。

我们穿过那么多鞋子,好看的不一定舒适,舒适的未必耐用。有的鞋子最开始磨得满脚血泡,过一段时间彼此适应了,你穿它出门用它见客,会忘记它曾经折磨得我们差点崩溃。这就是婚姻的本来面目,没有想象中的美好,也不会是传说中的狰狞,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可以将它框进去,打分,评判,给个公式,明码标价。年轻的女孩子以为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就能获得一张一劳永逸的温床,那样的想法估计妈妈不会同意。所以,人类有那么多种学说可供后人瞻仰学习,唯独《婚姻学》迟迟无法成形,它的复杂和千变万化该是主要原因之一。挣扎在婚姻中,或者享受在爱情里,都是生活的一段经历,唯时光不老,唯记忆永恒。

今天,你穿的鞋子是哪种类型?